

黄昏并不属于下午4点钟。下午4点钟只能属于下午,是无限接近于黄昏的那一个小时。慵懒的,按部就班的,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一个小时。

没有任何变化,也不可能有什么变化。胖保安是可以歪着脑袋打瞌睡的。每个月不足1500元。每天不到50元。

他的工资和他的工作强度都是成正比的。熬到下午6点钟,他就可以醒来,然后换衣服,换鞋子,下班。他特别不喜欢上班穿的保安鞋子。劣质的保安鞋子,笨重,不透气,像是套了一副脚镣。

好在到了下午6点就可以脱鞋子下班了。想到6点,想到6点后能穿上自己的鞋子,胖子的呼吸畅通了许多。

原来胖子的工资可不是1500元,而是翻了番再拐弯,也就是4000元左右。4000元,相当于机关事业编的工资了。胖子却受不了原来的表叔老板的训斥。胖子的老婆劝说过,表叔又不是单独骂你一个人。再说了,就是单独骂你,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是。表叔是老婆的表叔,是饭店的老板。胖子说他就是做不到。做不到就辞职。

老婆没办法,跟那个远方表叔打了招呼。再托了亲戚,胖子做了一家银行的保安。银行是6点下班。胖子当然也6点下班。银行是没老板训斥胖子的,胖子也看不到坐在车里的银行老板。见不到老板,胖子比往常开心。

大家都喜欢这个笑咪咪的胖子。当初表叔老板看中胖子,就是看中他的老实脾气和一脸的笑容,招他做了饭店前门,站在饭店门口,安排车辆停放。这样的事一点不吃苦啊。胖子并不怕吃苦啊,就是害怕表叔老板的骂人。胖子所说的“骂人”,其实就是每天下午4点半,表叔老板给全体员工例行讲话。4点半的例行讲话。时间不长,最多不超过半小时。过了这个点,服务员和厨师都得先吃晚饭。必须得在5点钟吃完晚饭,因为客人就快来了。这个胖邻居,他其实不是不想做那个饭店的工作,根本原因是他实在太爱他的狼青了。

饭店下班时间一般是晚上10点。胖子认为已过了遛狼青的时间。其实,遛狼青迟一点早一点都是无所谓。只是胖子觉得不能亏待他的狼青。人家的狗都是晚饭之后跟着主人遛,胖子觉得他的狼青也必须在这个时候遛。所以,每天晚上,胖子和他的狼青都会快速行走在我楼下的渔婆路上。

狼青是老婆决定养的,可以帮助胖子减肥。除了遛狼青,胖子是不喜欢任何运动项目的。遛狗还是有效果的。胖子从100多公斤减到了80多公斤。狼青陪着胖子散步,有时

也源自于春天给人的感受。万物生发,万事可期。一切都是刚开始的模样。就好比青春,也是一生中最美好的留恋,有着当时不自知却最动人的颜色。只是春天也如青春,春天的花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

北京的环路上最常见的一种花,是西府海棠。关于西府海棠我有一段特别的记忆。曾经做过一个陶器,是那种日式的肚子很圆而瓶口极窄小的器型,像是弥勒佛的样子。



柳下鸭吟春 (中国画) 秦晓馨

春日好,似乎不在满世界花团锦簇——春水骤涨,春潮泛滥;花骨朵也饱胀着,似乎要爆裂开来;草籽们从土里拱出来,撑出一道道大地的裂痕;茶农们在田畝张罗着采茶匆忙,因为今日为茶,明日再采就可能是草了……

春日的好,在于面对满世界膨胀的欲望,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之中,修炼一颗读书的“闲心”——花香熏染心湖不起涟漪,鸟鸣啁啾心原不起躁尘,春风拂槛心屋不沾晨露,春日读书是需要从纷乱的世事中让心灵冲出重围的。

这个春日,读了两本好书,皆是缓缓行步的闲书。

第一本是王祥夫先生的随笔《枯山水的波纹》。王祥夫先生以小说获得鲁迅文学奖,小说修为之高自毋庸讳言,散文随笔也最能见性情,他的很多散文集都能在闲散唠嗑中令人拍案叫绝,东拉一句,西扯一句,突然来一句奇崛隽永的,让你禁不住拍大腿,怎可以写得

这般惊艳。他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说:“当作家的人,真是与大厨有些相近,是既要能操持满汉全席,又要会做小菜,除了大菜之外,还能给人们提供些零食。”他把自己的随笔比作“零食”“小菜”,有自谦的成分,亦不无道理。王祥夫先生在《枯山水的波纹》中索性章节亦不分,一排列到底,在标题上尽显闲适感。比如,以“某某帖”为特色的《元日帖》《牡丹帖》《日常帖》《冬笋帖》等,以“某某记”为特色的《茶二记》《除夕记》《画扇小记》等,以“说某某”为特色的《说论》《说佛手》《说元宵》《说香椿》等,要么从古人的手帖便笺里走出,要么从闲聊对晤里得来,要么从扯闲篇里自然流露,有“真佛只说家常话”的明白了然。春日一读,如春风一度,实在是舒坦备至。

第二本是胡竹峰先生的《茶饭

时候狼青的速度比胖子快,胖子追赶得气喘吁吁的,但他并不恼,抹一把额头上的汗,再紧紧跟上去。

有时候狼青的速度比胖子慢,胖子会很耐心地等它,开着狼青的玩笑:“……你再跟不上我啊,会被人拐走的,到时候我就不要你了。”

只要胖子说这话,狼青就赶紧走快了,跟上了胖子的步伐,甚至会超过去。

谁能想得到呢?过了一个元旦,狼青就丢了!

狼青不是散步丢掉的,而是在胖子在银行上班时丢掉的。这下就带走了胖子的魂,胖子急促地奔走着,走遍了全城的每条大街小巷,再没有见到他的狼青。

胖子还向西去过泰兴,向东去过如皋,都是传说中的地下狗市场。

有个如皋卖花的女人,见证了胖子的痛哭,她劝胖子说:“狗的缘分和你就这么长,没办法!”

这句话更是让胖子伤心,从如皋回靖江,有30华里,胖子哭了一路,他很想打自己的耳光:谁让自己跟狼青说过那样的玩笑啊。

“很多人家丢了狗呢,冬天就是丢狗的季节啊。”“那些万恶的偷狗人啊,是要下地狱的!”很多客户都知道了胖保安的故事,都帮他一起骂那个偷狼青的坏蛋。

再后来,胖子不再寻找他的狼青了,也不再散步了。我建议胖子重养一条狗,胖子不同意,说他实在太伤心了。

谁能来安慰这个不再养狗也不散步的胖子呢?

路边还有一种花是红叶李。

以前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红叶李。春天的花太多,李花、梅花、樱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杏花常常分不清,用了拍花识图学习才逐一知道。那时春天里的风一吹,我的木棚露台上便飘落一地淡粉色的花瓣。我就会把桌子搬到露台上吃饭。阳光太好那棵树立长得太茂盛,以至于花枝会慢慢伸进我的露台里,成了全小区独一无二的风景。树上的松鼠一点儿也不怕人,会沿着花枝爬到露台上,还会趁没人时,把纱门咬出一个小洞进来乞食。

红叶李细细碎碎的花瓣,一开始只有花未长叶时,容易与樱花弄混,尤其是

是随风摇曳的单瓣樱花,满地落英也像。单瓣樱花里最著名的如今要数广为栽种的染井吉野,玉渊潭里有成片成片的让人欣赏,一到春天便游人如织,全不知是在看花还是看人。单瓣樱花曾被汪曾祺形容“无姿态,花形也平常,不耐细看”,但因当得一个“盛”字,便也如“明霞绛雪”的。确要成片成片地看,才能觉出滋味。而另一种重瓣樱花则花形雍容华贵似牡丹,偶尔在樱花东西街的行道树中能见到一两棵,圆圆的一朵朵,粉糯团子一样的矮矮低垂。作为晚樱,有些山谷里也会长着漫山遍野层层叠叠的八重樱,那景象翩跹如云浩浩荡荡,开过了,春天便也过了。

住在山上的小区,总有一些别处看不见的风景。比如说,每一个房间的窗户都能看见山林,参照物众多,季节交替总会有更多的端倪出现在视线里。

楼下四棵树上的鸟儿,它们在不同天气的早晨,有不一样的声响。鸣声清亮轻快又热闹的早晨,晴天居多。早上梳头发的时候,掉发突然少了,万物生长,春天来了。在各种隐藏的联系里,春天,像一个乐队指挥,她一个微微倾身,指挥棒一挥,属于她的舞台,演奏开始了。

引》。此书为线装,套封中裹挟着上下两卷,上卷为《茶书》,下卷为《饭书》,两卷中皆配有画家兼作家车前子和荆荻的文人画,单从装帧上来看,就妥帖闲适。胡竹峰写散文喜“与古为徒”,字句之间流露出的都是传统文脉的筋骨,还有些许文人的韵致。他在此书中写茶,长则数千字,可谓畅快淋漓;短则百余字,堪称字字珠玑。读来,有一些张岱《夜航船》里的意思在,尺牍片简之间,犹见风骨。他很多写茶文里,没有刻意为之的炫技感,一篇之中,今日写了二百字,单独成篇,隔几日或数年,就此命题再灵光乍现,就“再记之”,甚至一篇之中,有“三记”“五记”之多,有一唱三叹的余韵在,深得人心。这种形式,对作家而言,可谓“无心插柳”,对于读者而言,却能“成荫”得自在,可谓春日阅读之妙。

李丹崖

春日读书

横道河子是我的家乡。您可能不知道,横道河子(镇)的筋饼在黑龙江绝对是一级棒。

沐浴着春雨的车子穿过收费站,就进入横道河子镇了。正好临近打尖的时候,一看,路两边是一家挨一家的“筋饼店”——吾镇之特色也。只是选哪一家好呢?最后,将车子停靠在一家门面颇为“乡下”的饭馆儿门前,就听著老板的招呼:“来了,大兄弟。”

几个人冒着春雨丝进了饭馆儿。一看,一个客人没有,空空的,估计跟下雨天有关。这太好了,可以随便坐了。点了四个菜,尖椒炒干豆腐、酱泼大豆腐、毛葱和刺老芽炒鸡蛋、肉炒黑木耳。我们又点了八张双面筋饼。筋饼可以多来一点,横道河子阿镇的筋饼薄如纸,是特色。

等着上菜的时候,我指着窗外的雨成界,向三个同行者介绍:那个——看着没有?是老火车车库,俄国人建的。那头,那个木质的房子,是俄罗斯东正教圣母进堂堂堂,北头是老火车站,也是俄国人建的。大名鼎鼎的西部歌王王洛宾,在横道河子机务段还干过两年多的“钩子手”呢。朋友问,“啥叫钩子手?”我说,连接员,负责连接货车的各节车厢,编组嘛。还有人说他当过信号员,就是“摆小旗”的。两种说法并吞罢,王洛宾是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音乐家。朋友说,“牛!”我接着介绍,横道河子镇是绥满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站点。20世纪,这里住的大都是俄国侨民,你们看吧,这里到处都是俄式的铁路房。不少电影、电视剧都是在我们这儿拍的。但是,咱这个地方最有名气的,除了筋饼还有果酒和蜂蜜。先前,就是20世纪初,都是用大铁桶装果酒和蜂蜜往外国运……

我说,知道为什么这么牛吗?横道河子小镇在黄金45度线上。只要是在这个纬度上就一定有大片的森林,出蘑菇、猴头、山参和各种野菜、山珍;就一定有大片的绿色牧场养奶牛,产牛奶;就一定有漫山遍野的野花,干吗?盛产蜂蜜呀。要不说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”呢!横道河子小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东北大勺咣咣一响,四个菜上来了。果然是大盘子,盘子的直径一尺多。菜量非常大。按说三个菜就足够了,但是,黑龙江民风民俗之“规定”,点菜不能出单儿。

干豆腐炒得好,贼滑嫩,用城里人的话说非常丝滑。我认为,城里的大酒家炒不出这个水平。要知道,炒干豆腐是乡镇饭馆子的拿手绝活。大豆腐整得也好,实惠,白白胖胖,颤颤巍巍,用炸好的葱酱往大豆腐上一泼,吃在嘴里又香又嫩,不知今夕是何夕了。普天之下,你们知道哪儿的豆腐最好吗?中国。中国的豆腐哪儿的最好呢?黑龙江。黑龙江省只种一季大豆,张弛有度,地气足,产的黄豆自然绝佳。那么,黑龙江的大豆腐哪儿的最好呢?朋友说,横道河子。是不是这个意思?

炒黑木耳也相当好吃。几个人边吃、边聊、边琢磨。朋友说,可能用的是鲜木耳吧,不然咋这么脆。我说,今天你们有口福了,是野生的木耳。

另外,毛葱和刺老芽炒鸡蛋,更是香喷喷的。鸡蛋是散养的土鸡下的,炒出来黄澄澄、嫩嫩的,宛若鹅黄色的出水莲花,有一种青春勃发的感觉。再加上一碗酸菜肉丝丝擀面。这一顿饭,娘亲好哪,吃得相当舒服。窗外的景色也好,娇嫩的迎春花,妖冶的小桃红都开放了,它们在春雨之中,美死了。

算账吧。不到60块钱。我一边结账一边倚在柜台那儿跟老板聊。我说,咱这个地方真好,以后得常来呀!

他笑咪咪地说,想常来,好办,你可以在这儿找家民宿。你们来的时候火炕都事先烧好了,往火炕上一坐,洗脚水给你端上来,你是吃小笨鸡,吃大豆腐,还是手擀面,都是现成的,做得比我们地道、干净。家里也收拾得利利落落的。走的时候你扔下个三头五百的就行……

我说,那敢情好。朋友说,你不是出生在一面坡吗?咋的,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呐。我告诉他们,一面坡,那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。横道才是我的家乡。户口本上可写得清清楚楚,出生地:横道河子。

离开筋饼店的时候,雨仍然在下,斯情斯境,整个人变得那样年轻、有活力,浑身都弥漫着令人沉醉的春的气息。

